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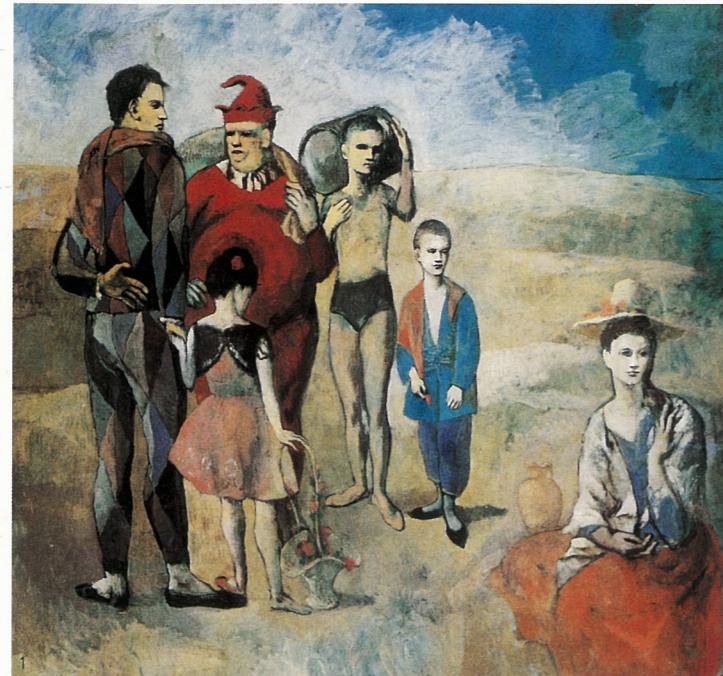
藏家“肉搏”，市场发“疯”，艺术家发……

The Collectors are Fighting Hand-to-hand, the Market is Getting Crazy, and the Artists are...

◎管郁达 Guan Yuda

相对于中气不足、精神疲软、鱼龙混杂、无聊乏味的当今中国艺术创作而言，临近岁末的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却是一路红火，不断传来诸多爆棚的利好消息。这些消息中，先是上海——这个昔日的“东方巴黎”、“冒险家的乐园”，今日中国最西化的小资城市，以12月6日在静安希尔顿酒店举行的保利上海2004年艺术品拍卖会，拉动了江浙新贵新一轮的渴求财富与文化双重身份认同的欲望。据说保利广东拍卖公司之所以弃北京、广州、香港而“大举入侵”，登陆上海，正是瞅准了上海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潜力和成长空间，以及上海的对外辐射力。而在此之前，北京的“2004嘉德秋季拍卖会”油画专场更是以3746万元人民币的总成交额再一次刷新中国大陆油画拍卖的单场纪录。同样，老资格的翰海秋拍的13个特色专场，共有近3000件各具艺术收藏价值的藏品参加拍卖。成交额突破6.25亿，创造了内地拍卖公司的最新拍卖纪录。从去年的“非典”开始，中国的艺术品拍卖一路走高，其“朝阳产业”的发展势头愈加凸显。秋拍之前，有关人士曾预计，2004年内地仅艺术品拍卖业成交总额就有望突破五十亿元人民币大关，较去年增长七成以上……。

看来，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在经过多年的疲软、缩头藏尾之后，真的是昂头挺胸，热起来了，而且“热”得有点疯狂和邪乎，好像一场世纪末最后的淘金运动。这场淘金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既有江、浙、粤、闽一带的暴富新贵、港台南洋的华人大亨；也有玩空手道的投机商人、政府官员和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艺术家；更有像掀起“辽宁第一拍”轩然大波的张小姐这样的“可能是被人利用的”、“想出出名”的女大学生。据举办此次拍卖会的沈阳市中正拍卖行称，这件事极有可能成为国内典型的恶意竞拍案例，相关当事人会受到惩处，而拍卖行损失也相当严重。整个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拍卖界以及收藏界人士均对此表示了极大愤慨。这，可能是一路凯歌高旋的中国艺术品市



来，玩字画、玩古董，吟诗作画、寄情山水园林这样的“风雅”之事，从来都是那些有钱、有闲阶层的富贵之人玩出来的。用文化社会学的行话来说，就是“将社会的财富地位转化为文化的高贵身份”。与十八、十九世纪英国那些创业成功的新兴资产阶级新贵们谋求皇家贵族爵位封号的冲动类似，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开放后，新一代富人已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转而追求文化与社会身份的塑造。富人们对文化与社会身份的追求，使“附庸风雅”、玩字画、古董成为一种时尚，造就了一个庞大的艺术品买方市场。近年来中国艺术品市场，特别是艺术品拍卖市场的红火，无疑是与这个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种对“风雅”的附庸，已经蔓延到演艺界、政界。文革时，康生利用其特权，大肆侵吞故宫书画国宝就是一个例子。不过，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在近年来查出的腐败大案中，个别贪官们收受的贿赂，名人字画、古玩竟占了相当大的一部份。所以，我说有些商人、有些官员是这场淘金运动的参与者和制造者，并不是空穴来风。

艺术品市场的成熟是需要慢慢培育的。就像阶层的形成一样，急是急不来的。有人说，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以上，意思是上两代人创业、打拼，积累财富，到了第三代人已无衣食住行之忧，有闲且有钱，又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艺术熏陶，

场和这场艺术淘金运动在即将以全胜格局收盘时蒙受的一点小小阴影、小小挫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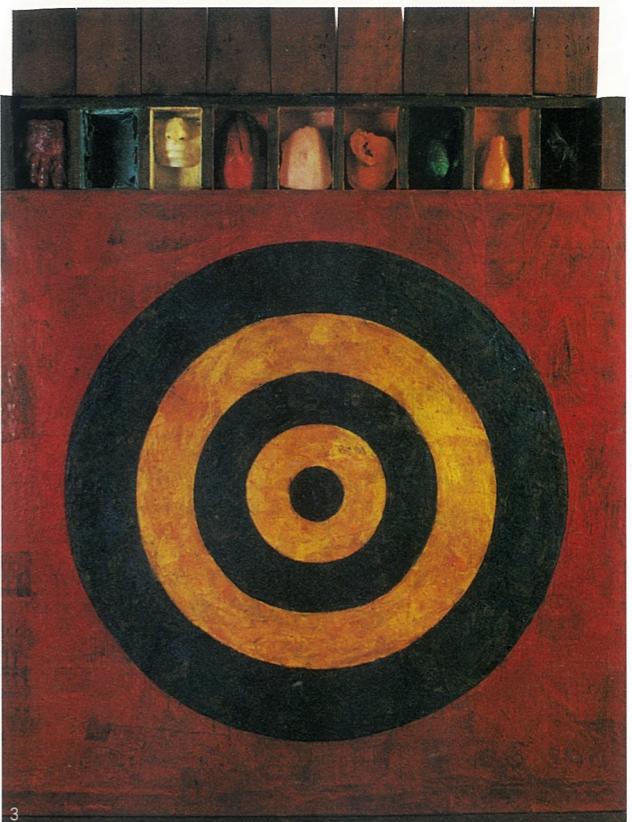
古人说得好，“饱暖思淫欲”、“衣食足而后知礼仪”。一个人，有饭吃、有衣穿，而且穿得美、吃得精之后再生出“精神文明”这样高标准的追求来，就到了马斯洛心理学讲的人格成功的最高境界——被人承认和尊重。这，本是一件利国利民、大好的事情。所以自古以

这样一个有教养又尊重文化的阶层成长起来了，收藏家的大量涌现、艺术鉴赏能力的提高，以及由此形成的艺术品市场，才会是一个有序的、讲求游戏规则的、成熟的市场。

而当今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和艺术品拍卖热，在我看来，与当下经济社会的发展多少有些相似：就是还未完全脱尽从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草根性”与“原始性”，在艺术趣味、审美风格、投资选择上完全保留了十八世纪以来西方殖民文化灌输的“古物”观念，而在商业操作、行业规则、市场运作上又一味地广采博收现代社会中弱肉强食、巧取豪夺的手法，把市场看成是全能的“神话”。所以，当今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和艺术品拍卖热其实与当代的艺术创作没有关系，与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与艺术鉴赏能力没有关系，与建设“文质彬彬”的良好的公民社会没有关系；相反，与爆发致富、日进斗金、买空卖空、行贿受贿有关，与保守趣味、市场神话、艺术泡沫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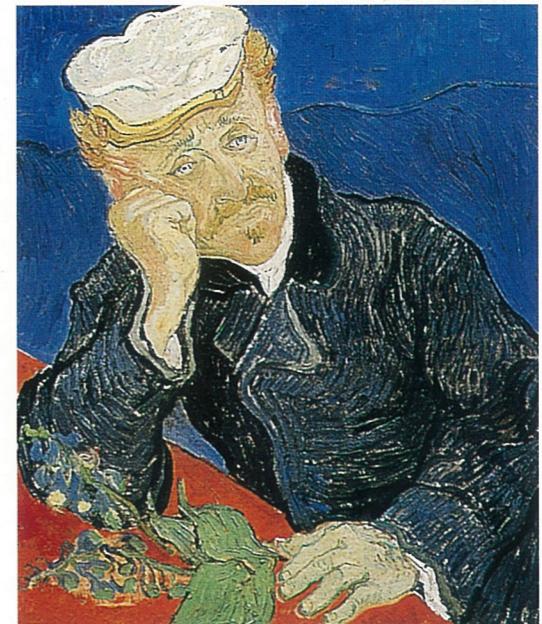
我这样说，可能会被有些人理解为一种简单的“仇富心态”，犯红眼病。其实，今天的有钱人与艺术的关系远不是清代“扬州八怪”与淮扬盐商的关系；也不是十九世纪巴黎画商唐·居依老爹、詹柏尔与印象派画家的关系。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和艺术品拍卖场所全力起哄的只是附庸在那些艺术品之上被无限放大的金钱和利润，艺术品的阶値被完全置换为赤裸裸的美元、黄金。香车、名画——这个当今商业社会成功人士的标准像被原封不动地克隆到了中国，只不过掺杂了一些有特色的尾巴。这就是当今中国艺术品拍卖热的真相。在中国到底有多少人看过博物馆和艺术市场上被炒来炒去的名画？又有多少博物馆、美术馆、画廊在向公众开放？还有公众与市场对艺术当代发展趋向的漠视与排斥。我们就不难看出，所谓当今中国的“艺术品拍卖热”，其实不过是急于一夜暴富、坐上火箭“奔小康”的国民心态对“市场神话”一厢情愿的憧憬，“市场神话”制造出来的艺术泡沫，正是当今中国艺术创作中气不足、精神疲软、鱼龙混杂、无聊乏味的病灶。

在当今以市场交换为特征的商业社会里，艺术品的价值被完全置换为金钱和商品价值，这倒不是一个令人发指的事实。资本社会的文化逻辑必然如此。否则不世出的天才艺术家，像凡高、莫迪里阿尼怎么会穷困潦倒一生？以致于他们来世的声名，竟也要由苏富比拍卖行和那些跨国公司用金钱的力量来彰显呢？都说真正的艺术品是“无价之宝”，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急功近利、追求成功的物质社会里，真正懂艺术的人太少，真正懂艺术而又有时间玩味艺术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凡高、莫迪里阿尼的画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很值钱！而日本安田海上保险公司之所以有实力、有地位，是因为它拥有价值数千万，且还在不断升值的凡高名画。当今中国，有钱人很多，有闲的人很多，有钱有闲但无教养的人也很多，“艺术品拍卖热”正是这些人发起并参与的“淘金运动”，人家自得其乐、乐此不疲、而且烧的是自己的银子。我们从远处观火，既无从参与，也领会不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乐趣，也就是看看，发些不着边际



的议论罢了。

只不过担心的是，有些本来画得很好的艺术家，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追求，也有才气，看着拍卖行炒得那样火热，为了成功，竟引刀自宫，一夜之间改头换面，将自己改装成了张大千、吴冠中，或是启功这些高手的门派，为的是跑步赶上这场淘金运动的快车，那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



1. 全世界前10名最高拍卖价的画作里面，毕加索的作品占了4幅。图为艺术家创作于1905年的《杂耍艺人之家》。

2. 毕加索的作品曾以1亿416万8千美元的高价售出，为当时的拍卖创下最高纪录。图为艺术家本人的自画像《手持调色板的自画像》。

3. 艺术家罗伯特·劳申伯格是还在世艺术家中售价排名前十位之一。图为艺术家创作于1959年的综合绘画《峡谷》。

4. 1990年5月15日，凡·高的《加歇医生像》以825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日本收藏家。保持世界上卖价最高的艺术品记录直到2004年。